



前岗的前世今生

叶龙虎 文/摄

在层峦叠嶂的余姚与嵊州的交界处，有一个叫前岗的古村。从覆卮山度假村的后门俯瞰，只见一座高楼伸在前方，它的脚下是一排排错落有致的黛色老屋，被一层一层线条清晰的梯田包围着，古村镶嵌在绿色之中。

作家胡兰成在《今生今世》中说到过前岗，那是他20岁时迎娶玉凤时的往事：“亲迎时因胡傅去棠溪山路有五十里，这里一早发轿，那边也前半夜就上轿。途中在前岗表亲家吃半夜点心，众人都进村去了，花轿停在山边大路上，月明霜露下，我一人守著花轿。”这是一位20岁的的新郎90年前在前岗的定格。很想去看前岗看看，于是在同伴们都登覆卮山高峰的时候，我和一位朋友执意沿盘山公路下行。刚下车，天就下起了雨，青石板路被雨水冲刷得格外干净，雨中的古村安静极了。

走在古村，任何一位老人都会指着脚下的青石板告诉你，这路是俞丹屏铺的。俞丹屏，1872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，曾在上海开设道益银行，陆续创建了武林纸厂、杭州大有利电灯公司、萧山庆云丝厂、西湖蚕种制造厂。同时，他创办了光明小学、蚕丝专科学校。

致富不忘慈善，俞丹屏多次赈济灾困，出资创办“启祥小学”，为家乡的儿童提供读书的机会。当时，其他小学还利用祠堂、寺庙作校舍，前岗却有了自己专门的教室。听老人说，启祥小学不但免收穷人家孩子的学费，还根据学习成绩发奖学金，用来激励孩子。前岗辉白茶叶合作社社长俞芳华陪我们参观了启祥小学旧址。重檐两楼，非常气派。二楼的板壁上，还糊着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报纸。大概是当年老师的卧室。俞芳华告诉我：“学校搬迁很多年了，村里让我投资修缮，修好准备开一个茶叶博物馆。前岗的‘辉白茶’是同治年间的名茶，欢迎你们以后来参观。”在二楼的走廊上，俞芳华指着右前方一座小洋楼告诉我，这就是从山上看下来伸在前方的高楼，俗称“高墙头”，是启祥小学建成三年后才建造的。

狭小的巷弄，弯弯曲曲、高高低低的石板路顺势而筑，两旁有石库门、格子窗，也有马头墙、黄泥屋。打着伞走在其间，仿佛在穿越时光的隧道。房子大多是上了年纪的，苍老的墙壁斑斑驳驳，毫不留情地刻下了岁月的皱纹。这里的院落，大多是“五间两弄两居头”的三合院。“居头”是当地的土话，指的是厢房。我和朋友边走边聊，走得随意，看得也随意。走进一个年久失修却气势犹存的三合院，结实的木柱横梁，雕花的雀替，颇有气势的台门，透出了曾经有过的辉煌。一位坐在竹椅上的老人告诉我们，这是老台门，是前岗的发源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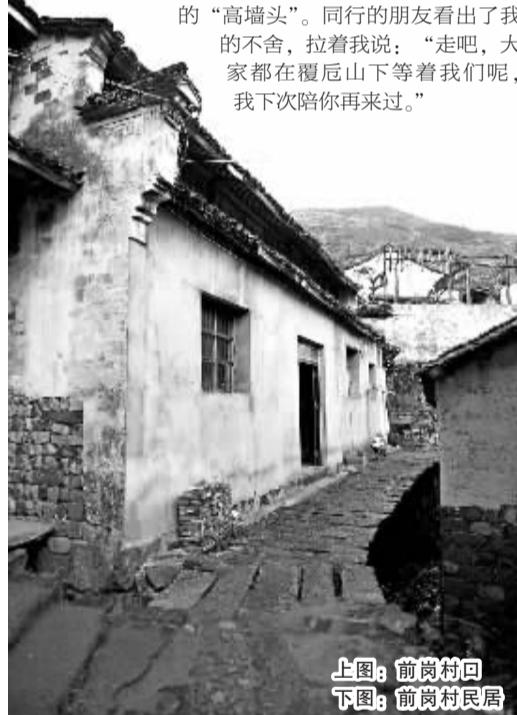
关于“前岗”的来历，颇有传奇色彩。71岁的王国伟告诉笔者：800多年前，这一带还是荒无人烟，有一对俞氏兄弟打猎路过，因为天色已晚，他们在这个山岗生火过夜。次日临走之前，为了防止火星引燃附近的山林，他们用石块盖住火堆。第二年，他们再次来到这里，发现石块下的木炭竟然还是热的。惊讶之余，兄弟俩认为此地有灵气，便动了迁居的念头。后来，兄弟中的其中一人果真进山了，带着妻子，翻山越岭，妻子不断地问要去什么地方，他说不清，只能不断回答“前面的山岗”。终于找到了那堆木炭。于是，夫妻俩动手在木炭处搭建茅棚安顿。从此便有了“前岗”。茅棚就是后来的老台门的位置。王国伟说：“这个故事，还记在前岗的《俞氏宗谱》中。”

老台门前有一堵影壁，一侧是新屋台门，王国伟就是这里的主人。他说：“新屋台门是他岳父的上代太公建的，200多年了。当年同月同日同时建的还有上坎台门。”王国伟还告诉我：“门口那堵影壁，原本有‘天一生水’四字，是按堪舆家的意见建的，避火。老台门曾发生过火灾，现在的老台门是火灾后重建的，也有三四百年了。”

与新屋台门相比，无论是建筑材料还是建造工艺，上坎台门都更胜一筹。上坎台门前后二进，是四合院也是三合院，结构巧妙。进入头道大门，16级通间宽的石阶一直到顶。跨出二门，豁然开朗。别的天井多是就地取材用卵石铺砌，这里却铺着厚厚的石板。五间两弄的前楼，二层的背墙刚好成了后进的前围墙，从而也形成“五间两弄两居头”的格局。头进的后门，成了这个三合院的二门。二门两侧的围墙下，置有雕刻精细的长条石花几，围墙上有一长溜砖雕，虽然被凿得缺胳膊少腿的，但依然栩栩如生。檐下的阶沿石，与天井的石板连接处是一条细腻的明沟，用来弥合明沟与阶沿的石构件，简直就是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。

前岗人热情、好客，秀美的山水，陶冶了淳朴的民风。他们用勤劳的双手，在海拔500多米的大山深处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编织着生活的美好梦想。如今，年轻人大多出山了，很多老屋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坚守着，还是传统的生活方式，用拗斗舀水，用干柴做饭，水缸底依然长满了青苔，廊下还堆放着日常用的农具。房前屋后，那些笨重的石磨、捣臼等石制的器具布满了时光的尘土。老人们显得很自在、平静，岁月在他们的举手投足间缓缓流淌。

雨停了，抬头望去，山清水秀，桃红梨白，村边的水库清澈极了。太阳已经搁在了西边的山头上，而我们还没来得及去看一看俞丹屏晚年生活的“高墙头”。同行的朋友看出了我的不舍，拉着我说：“走吧，大家都在覆卮山下等着我们呢，我下次陪你再来过。”



上图：前岗村口
下图：前岗村民居

《严子陵》： 好戏别开生面

赵淑萍

早就听说杨东标老师在写严子陵的戏。关于严子陵的史料甚少，《后汉书》中对他的记载也就392字，他生前又没有留下任何文字。杨老师在尊重史实的情况下，合理地发掘想象的空间。精神意境的开拓以及唱词的唯美都不是问题，但我还是隐隐有点担忧：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戏，用乡土味极重的姚剧搬上舞台，会不会好看？

半年后，《严子陵》在余姚泗门影剧院首演。

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”幕启，模块两边移开，青山排闼，一位骨骼清奇的长者，身披羊裘，飘然而出。他一竿在手，独钓寒江。然而，车马辘辘，顷刻间烟尘四起，他和他的夫人以及女弟子都被押上了车，观众的心顿时揪紧。

此后，便是一路起伏跌宕。光武帝刘秀，虽坐拥天下，但对臣僚仍心存疑虑。要不要彻查臣子们曾经对王莽表忠的奏章？他很纠结，于是，问计昔日同窗严子陵并想让他出山。严子陵呢？高蹈出世，不慕功名，一心想归隐山林，但是，内心却真心希望刘秀成为一代明君，实现国家中兴。另一同窗侯霸，虽非奸诈之徒，但因为曾经效忠过王莽，内心戚戚。刘秀对严子陵的器重更令他不安。特别是得了严子陵“怀仁辅义天下悦，阿谀顺旨要领绝”的回复后，更是心绪复杂。戏中，三个男人始终在周旋：刘秀赏赐全鱼宴，被严子陵退回；侯霸让侯子道去见严子陵，遭奚落；刘秀亲自到驿站探望严子陵，严劝刘秀烧掉那些表章，结果不欢而散。刘秀宫中赐宴，君臣三人共饮，饮后刘和严同榻而眠。严故意把双足压刘腹上进行试探。第二天，史官即报“客星犯御座”，严性命攸关。最后刘秀烧毁表章，放了严子陵……

古往今来，严子陵作为隐逸文化的符号，众说纷纭。最主要的是“高风说”，他高风亮节如白云松柏，他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标杆。其次是“友情说”，范仲淹曾深情礼赞：“盖先生之心，出乎日月之上；光武之量，包乎天地之外。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，微光武，岂能遂先生之高哉？”两人因深厚的友情和超凡的胸襟，双双留下美名。当然，也有不同的声音，如“逃名说”、“猎名说”和“避祸说”。而该剧以新的视觉赋予一个历史人物积极的意义。耿介磊落的严子陵，追求精神的独立和内心的自由，但他并未因此漠然避世。他劝刘秀烧了表章，不计前嫌而真正做到天下归心。他举荐侯子道这样乐于从政又有担当的青年才俊。他劝谏刘秀，真正的功德碑是记在老百姓心里的。“不为官实为官”的这句话，感性却非常生动、简要地点出了该剧的现实意义。剧末那段话更是发人深省“天下之大，各行其好，各择其善”。

对一个不怎么有戏的人物，该剧充分地挖掘戏剧元素，合理地进行虚构，力求庄谐并重。如侯子道和秋虹小儿女式的斗嘴以及妙趣横生的藏头诗，增添了不少活泼的情趣。“吃鲥鱼”的那出戏，在轻松幽默中寄寓人生的哲理。如君臣三人回忆当年偷酒喝的情形。千辛万苦偷得酒，却打破了酒缸，夸张、诙谐。再如严子陵和刘秀同寝的那一幕，严子陵把腿搁在刘秀腹上，进行试探。而刘秀在梦中的呓语释放出他真实的心情，在半梦半醒间剑拔弩张，高潮迭起。而增戏的同时，在表现上显然丰富了新的元素。竹简、条案、屏风、巍峨的宫殿、简陋的草屋，无不流淌着古雅的东汉风韵。灯光和舞美，时而华美灿烂，时而清幽雅致。幽幽庭院竹影婆娑、皑皑白雪江天一色，如诗如画。剧中人的服装，或宽袍大袖，典雅飘逸，或蓑衣笠帽，落拓疏狂。在唱腔中也加入不少新的东西，有些地方融入了民歌的语调，亲切自然，江南风情扑面而来。

姚剧的演员阵容强大。寿建立的表演，一直是能正能邪，亦庄亦谐。这个严子陵，有隐者的洒脱、飘逸，有智者的老成甚至带点狡黠，又有一股书生的硬气。这个人物，可能更贴近寿建立的本色风华。曾以为管理事务繁忙的他，“王阳明”是一个完满的句号。但是，这个严子陵却令他欲罢不能，再次“出将入相”，可能是对先贤精神上的一种仰慕。其他演员，都有不俗表现。

据说，导演俞克平在创作前期就参与了策划，这就使得排演时一切都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甚至有人认为，这是他导演得最成功的一个戏。

有个最亲的人可以做伴。

我很小的时候就目睹过自己的爷爷和他的妹妹，都是七八十岁的年纪了，但只要他们坐在一起，就可以彻夜不停地说话，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，只有兄弟姐妹才会有。我本人也是，和弟弟也是可以成夜说长道短，有什么事情，首先是和他商量，感觉比和父母还要来得信任和直接。

养孩子的辛苦不可量化，养一个孩子十分辛苦，养两个并不会成为“二十分”辛苦。有两个孩子做伴，他俩一起玩闹，一起成长，一起分享酸甜苦辣，这种日积月累的默契，肯定比和父母在一起时还要来得丰沛和醇厚。

所以，如果你爱你的孩子，那对他最高级别的爱就是帮他再生个弟弟或妹妹。第二个孩子不会抢走第一个孩子的爱，只会让父母以及第一个孩子，收获更多的爱和温暖。

孩子拥有自己的成长伙伴，这其中甜蜜也有摩擦，有对抗也有合作，有竞争也有双赢，这样长期磨合平衡关系对孩子来讲十分难得，对家长来讲，也不失是一种辛苦养育孩子的调剂和慰藉：看俩小人儿形影不离你追我赶，偶尔狼狈为奸，偶尔相依为命，偶尔为非作歹，偶尔拳脚相加，让你在生气抓狂的同时也感叹和珍惜。

这些生活的小音符，这些快乐的细枝末节，不就是我们生命长河里跳跃的小浪花吗？不正是将来“血浓于水”的美好关系得以加强和巩固所必经的锤炼和锻造吗？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丹



孩子和事业，对女人来讲，想平衡的话，肯定要比男人困难。

但是，二者绝对不是水火关系，也不是不能兼得，只要你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行了：“事业就是一个不扎口的大气球，你得不停地往里面吹气，它才能保持丰润的模样。但孩子是一棵小树，只要他扎根发芽了，哪怕你偶尔疏于管理，这棵小树依然会生机勃勃。”但是，与其要一个“给别人好看”的气球，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先选择“让自己心安和美满”的小树呢？

记得有次聊天中老公提到：“与其将来驾着自己的豪华游艇孤独地漂泊在海上，我宁愿选择等我年老时每年都有个温暖的圣诞节：门铃响后打开门，一群孩子扑进来。”我当时就想：嗯，看来这哥们儿和我的人生价值取向大方面基本是一致的。

一个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，从工作、爱情、事业、爱好里提取很多生活的乐趣和满足感，但是如果可以组建一个其乐融融、有儿有女的属于自己的小家庭，可以充分体现自己的母性光辉和母爱汹涌，那么不管你是女强人还

是女超人，你会发现孩子更容易让你的各种能量产生光辉的异彩。

丁克或单身也很美好，没有孩子拖累，自由潇洒，心随意动。但人真的是群居动物，尤其是亲情血缘维系的美好关系，是工作、旅行、慈善、志愿、奉献、牺牲都不可能换取的……

养孩子虽然不是防老，但和银行的体系很类似：只有年轻时我们努力存储（例如承担生养孩子的辛苦和压力），年老时我们才有可能支取可观的本钱和利息（例如有可爱的孙男嫡女环绕膝下，或者四世同堂幸福美满）。你肯定明白，收益再好的房产或股票，都不会叫我们爸爸妈妈，也不会等我们耄耋衰年，老态龙钟，来探望我们这些坐在轮椅上的老头儿老太太。

不要怕孩子养大后他会远走高飞，或者养个小冤家会带来无限烦恼，请你一定要有信心：只要我们赋予孩子充足且正确的爱，孩子不管是腾达还是落寞，他都会是我们亲密的孩子。

另外生命还给勇于哺育下一代的女同胞们准备了丰厚奖品：女人完整怀孕生育一次，在妇科病方面的免疫力可以提高10年……我还听说生过孩子的女人在包括乳腺癌、子宫癌等妇科疾病方面的免疫力会大大提高。

如果你有机会，请一定要生二胎。

生完第一胎我们就基本上有了生二胎的念头，我当时最朴素的想法就是等我们百年后，最起码孤零零的孩子还